

陈与义
诗研究

杭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与义诗研究

杭勇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与义诗研究 / 杭勇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2

ISBN 978 - 7 - 5161 - 9350 - 1

I. ①陈… II. ①杭… III. ①陈与义 (1090—1138) - 宋诗 -
诗歌研究 IV. ①I207.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8073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任 明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
插 页 2
字 数 246 千字
定 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由大连市人民政府资助出版
The published book is sponsored
by the Dalian Municipal Government

目 录

绪论	(1)
----------	-----

上编 陈与义诗歌的创作历程

第一章 辗转京洛：陈与义创作的因袭期	(11)
一 影射社会现实	(13)
二 抒写仕途困顿	(17)
三 表达遁隐思想	(20)
四 描写风物山水	(25)
第二章 谪居陈留：陈与义创作的转变期	(34)
一 批判现实	(36)
二 贬谪的痛苦	(39)
三 谪居的无奈	(41)
第三章 避难湖峤：陈与义创作的高峰期	(50)
一 感伤时事	(53)
二 漂泊离难	(67)
三 山水情怀	(75)
第四章 为官京畿：陈与义创作的衰退期	(80)
一 叹老伤时	(82)
二 故园之思	(86)
三 闲适情怀	(88)

中编 陈简斋体的审美特征

第五章 陈简斋体的界定	(95)
-------------------	------

第六章	强烈的风雅精神	(104)
第七章	苍凉的意象选取	(114)
第八章	浑融的意境营造	(128)
第九章	自然的语言特色	(139)
第十章	雄浑悲壮为主的审美风格	(149)
一	雄浑悲壮	(149)
二	沉郁低回	(156)
三	平淡清远	(161)

下编 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关系考论

第十一章	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关系问题的由来	(172)
第十二章	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创作关系考索	(179)
第十三章	陈与义与江西诗派诗学主张比较	(190)
第十四章	陈与义与江西诗派诗歌风貌比较	(207)
主要参考文献		(226)
后记		(235)

绪 论

陈与义（1090—1138年），一生经历哲宗、徽宗、钦宗和高宗四朝。其诗歌创作主要在徽宗中期到高宗绍兴议和（1141年）之间，是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诗人。

陈与义登上诗坛的时候，正值徽宗统治的北宋末年。由于徽宗的荒淫昏庸，党争酷烈，文禁大炽，国家政治腐败、经济枯竭、军事衰退、士风靡弱。此时，北方新兴的金国又不断南侵，国家在内忧外患中，衰败不堪，逐步走向灭亡。1127年，“靖康之难”发生，北宋政权土崩瓦解。南渡后，南宋与金国经历了长期的战争，于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和议，标志着偏安格局的形成，南宋政局从此基本上稳定了下来。

陈与义生活在这样一个动荡变乱的时代，其人生、仕途与诗歌创作也随之起伏跌宕。南渡前陈与义的诗歌取材比较狭窄，思想内容也较单调，主要写的是诗人辗转卑位悲怆、颓废的末世情怀。反映了北宋末年末世氛围中正直士人压抑悲怆的情怀和虚无避世的末世心态，也折射出当时政局的混乱和社会的衰败。迫于政治的压力，诗人几乎没有正面触及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现实，这也是北宋末年一代诗人普遍的创作倾向。值得注意的是，宣和六年（1124年），陈与义贬谪后，他的诗风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山水成为其主要的创作题材，景物描写的格局也变得相对阔大，出现了像“日落河冰壮，天长鸿雁哀”这样壮美的诗句（《至陈留》）。也出现了像《放鱼赋》深刻揭露社会腐朽的作品，体现出其审美情趣和创作视野的变化，肇起了陈与义南渡后创作的某些迹象。南渡后陈与义的诗歌创作，深刻地反映了南渡初年强敌入侵所带来的严重灾难，以及高宗的庸弱和其政权的无能。同时也反映了诗人离乱中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以及内心对中兴的热望和这种热望的衰退过程，情感真挚深刻，可以看作是两宋之交社会和士人心态的一个缩影。他一些感伤时事的作品，以内容的深刻性见长，明显地表现出重思理、重意的特点，是比较典型的宋诗，也是他

这一时期诗歌创作一个突出的亮点。而此时创作的山水诗写得情景交融，表现出重意象和意境营造的特点，具有唐诗的审美韵味，是陈与义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的亮点。高宗绍兴元年（1131年），陈与义应召赴会稽行在，诗歌创作走向低落进入了尾声阶段，感伤国运不兴，以及对故国家园的深切思念成为其抒写的主要内容，内容渐趋狭窄，但在艺术上还是有较高的价值。总体上看陈与义南渡后的诗歌创作上表现出融合唐宋的新诗风的新趋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陈与义的诗在当时和后代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早年就被称为洛阳“诗俊”^①。当时就有人对他的诗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据洪迈的《容斋随笔》记载，陈与义《夏日集葆真宫池上》“诗成出示座上，皆诧为擅场。朱新仲时亲见之，云京师无人不传写也”^②。他南渡后的诗作更是受到当时和后代诗论家的众多好评。他还在世的时候，有人说其南渡后“能以山川秀杰之气益昌其诗，故晚年赋咏尤工。缙绅士庶争传诵，而旗亭传舍题写殆遍，号称‘新体’”^③。其中“新体”二字就突出了他的诗在当时的诗坛上具有独特的面貌。陈与义去世后，他的学生周葵刻印其诗集，晦斋为之作序，说陈与义的诗“能独步一代”^④。认为陈与义的诗歌成就在两宋之际的诗坛上无人可比。到了南宋中后期，论家对陈与义的诗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杨万里在《跋简斋奏章》中说“诗宗已上少陵坛”。将陈与义提到了备受宋人推崇的杜诗廊庑之下。严羽从诗史的角度，将陈与义的诗单独列为一体，置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之后，杨万里、陆游等四大家之前，认为陈与义的诗代表宋诗发展的一个独立阶段，并将陈与义列入了江西诗派之中^⑤。刘克庄对陈与义的诗给了更高的评价：

^① （宋）楼钥：《简斋诗笺序》中云：“参政简斋陈公，少年在洛下，已称诗俊。”参见（宋）陈与义撰，吴书荫、金德厚点校《陈与义集》卷首，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② （宋）洪迈：《容斋随笔》，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529—530页。

^③ （宋）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宋）陈与义著，白敦仁校笺《陈与义集校笺》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3页。

^④ （宋）晦斋：《简斋集原引》，（宋）陈与义著，白敦仁校笺《陈与义集校笺》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3页。

^⑤ （宋）严羽：“《沧浪诗话》以人而言，则有苏李体（李陵苏武也）、曹刘体（子建公干也）……东坡体、山谷体、后山体、（后山本学杜，其语似之者但数篇，他或似而不全，又其他则本其自体耳。）王荆公体、（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邵康节体、陈简斋体、（陈去非与义也，亦江西之派而小异。）杨诚斋体。（其初学半山、后山，最后亦学绝句于唐人，已而尽弃诸家之体，而别出机杼，盖其自序如。）”参见（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59页。

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及简斋出，始以老杜为师。《墨梅》之类，尚属少作。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造次不忘优爱，以简洁扫繁褥，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故当在诸家之上。^①

与刘克庄同时的刘辰翁更是说“宋诗至简斋至矣”，并把他和苏东坡相提并论^②，将他在宋诗史上的地位提高到了黄陈之上，并对陈与义的诗作了大量的点评。胡稚还对他的诗作了详细的注释。元初的方回，不但把陈与义纳入了江西诗派，又提出了“一祖三宗”^③说，将陈与义列为“古今诗人”的三宗之一，他的《瀛奎律髓》选评唐宋律诗，某些门类（如雨诗）所选陈与义的诗居第一位，数量超过了被他认为是“古今诗人”之祖的杜甫。方回的这些论析，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众多论家的推崇下，陈与义的诗集在南宋晚期到元代初期在社会上流传极广^④。当时著名的学者吴澄就说：“宋诗自简斋超矣，近来人竞学之。”^⑤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据记载有个叫作陈从古的诗人，将

①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6页。

② (宋)刘辰翁：“《简斋诗笺序》诗至晚唐已厌，至近年江湖又厌，谓其和易如流，殆不可与庄语，而学问为无用也。荆公妥帖排奡，时出经史，而体格如一。及黄太史矫然特出新意，真欲尽用万卷，与李、杜争能于一辞一字之顷，其极至寡情少恩，如法家者流。后山自谓黄出，理实胜黄，其陈言妙语乃可称破万卷者，然外示枯槁，又如息夫人绝世，一笑自难。惟陈简斋以后山体用后山，望之苍然，而光景明丽，肌骨匀称。古称陶公用兵，得法外意，以简斋视黄、陈，节亮无不及。则后山比简斋，刻削相似，矜持未尽去也。此诗之至也。吾执鞭古人，岂敢叛去，独为简斋放言？或问：‘宋诗至简斋至矣，毕竟比坡公何如？’曰：‘诗道如花，论品则色不如香，论逼真则香不如色。’”(宋)陈与义撰，吴书荫、金德厚点校：《陈与义集》卷首，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 (元)方回《瀛奎律髓》云：“古今诗人，当以老杜、山谷、后山、简斋四家为一祖三宗，余可预配飨者有数焉。”参见(元)方回选评，李庆甲集评点校《瀛奎律髓汇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48页。方回在《刘元辉诗评》中又云：“黄陈二老诗，各成一家，未能有及之者，然论老笔名手，黄陈之外，江西派中多有作者，吕居人、陈简斋，其尤也。”参见方回《桐江集》卷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④ 沈松勤、史伟：《元初陈与义诗风的流衍与江西诗风的转变》，《南开学报》2007年第4期。

⑤ (元)吴澄：《曾志顺诗序》，《吴文正公集》，《四部丛刊》本。

陈与义的诗集拿来，逐一和作^①，这也是诗史上少有的现象。南宋后，诗坛上唐宋诗之争非常激烈，宋诗大家苏轼、黄庭坚等人经常受到宗唐者的攻击，而“陈与义是宋代诗人中少有的几个为宗宋者喜欢，同时也为宗唐者喜欢的诗人之一”^②。到了清代，四库馆臣总结了前人的论析，对陈与义这样评价：

与义之生，视元祐诸人稍晚，故吕本中《江西宗派图》中不列其名。然靖康以后，北宋诗人凋零殆尽，惟与义文章宿老，岿然独存。其诗虽源出豫章，而天分绝高，工于变化，风格道上，思力沈挚，能卓然自辟蹊径。《瀛奎律髓》以杜甫为一祖，以黄庭坚，陈师道及与义为三宗，是固一家门户之论。然就江西派中言之，则庭坚之下，师道之上，实高置一席无愧也。初，与义尝作《墨梅》诗见知于徽宗，其后又以“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句，为高宗所赏。遂驯至执政，在南渡诗人之中，最为显达，然皆非其杰构。至于湖南流落之余，汴京板荡以后，感时抚事慷慨激越，寄迹遥深，乃往往突过古人。故刘克庄《后村诗话》谓其“造次不忘忧爱，以简严扫繁缛，以雄浑代尖巧，第其品格，当在诸家之上”。^③

从以上众多的评价中，足可以见陈与义在诗史上的重要性。

自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陈与义的研究逐步活跃了起来，到目前为止共有论文60余篇，专著3部^④。另外，研究两宋之交诗坛和江西诗派的论著，以及主要文学史也对陈与义的诗有不同程度的探讨。这些论著对陈与义创作心理，陈与义诗歌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陈与义在诗史上的地位以及其与江西诗派的关系都有比较丰富的论述。但多数论家受到“一祖三宗”说的影响，习惯把陈与义和黄庭坚、

^① (宋)周必大：《省斋文集》卷三十四《朝散大夫直秘阁陈公从古墓志铭》，《四库全书》，文渊阁本。

^② 钱锺书：《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页。

^③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六，集部卷九。

^④ 3部专著包括：吴淑钿《陈与义诗歌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吴中胜《陈与义论稿》，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杨玉华《陈与义陈师道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论文详细篇目及发表期刊参见书后附录、参考资料，此处提到论文不注明出处。

陈师道放在并列的地位来考察，忽视了陈与义和黄陈巨大的年龄与创作时代的差异^①，对陈与义研究也出现以下几个方面的偏差和不足。

一是对陈与义诗歌的创作心理和创作历程认识比较粗略。论家习惯以南渡为界将陈与义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期。总的来看，学界在研究陈与义南渡前的创作时，过分强调了党争的影响，而忽略了北宋末年整个社会烂透的末世时代环境对陈与义创作心态和创作实践的影响。在研究陈与义南渡以后的创作时，又主要强调战乱对陈与义创作的影响，而忽略了南渡后，宋王朝内部社会混乱对陈与义创作心态和创作实践的影响。事实上绍兴元年（1131年）陈与义到达会稽行在以后，南宋政权内部的争斗（包括党争）以及整个社会混乱对陈与义创作影响巨大。再者，这种以社会历史变迁划分陈与义创作分期还忽视了陈与义人生仕途起伏以及陈与义文学艺术积累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就实际情况看，南渡前以贬谪陈留为界，陈与义诗歌创作无论是取材还是艺术都有非常明显的变化。贬谪陈留前，陈与义的诗风与当时诗坛占主导地位的江西诗派诗风基本一致，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可以看作是其创作的初期。贬谪陈留后，他开始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特的风格，可以看作是他诗风的转变或创作的自立期。南渡后，以到达会稽行在为界，陈与义诗风也有明显的改变。在南渡初期逃难的五年中，题材和审美风格巨变，标志着陈与义创作的成熟期到来，也是他创作高峰。到达会稽行在后，陈与义诗歌创作取材和内容又有了重大变化，进入了诗歌创作的衰退阶段。这些被忽略的因素对陈与义创作的影响是什么？在其诗歌中有什么表现？尚需要从实际来深入细致地考察。

二是对陈与义的创作个性描述不够清晰，甚至还有很大争议。古代论家对陈与义的诗风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是陈与义诗风与江西诗派诗风相近；另一种看法是陈与义诗风逼近老杜；还有一种看法是陈与义是个山水诗人，诗风“上下陶谢韦柳之间”。现在学界对陈与义诗风的看法主要传承了前面两种看法，大多学者认为陈与义属于江西诗派，这也是学界的主流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固然也承认陈与义和黄陈的创作差异，但更强

^① 黄陈的创作从宋英宗治平年间就已经开始，其创作高峰是在神宗元丰到哲宗元祐年间，到哲宗绍圣年间陈与义出生时，黄陈的创作已经进入了衰落期，黄陈的传人江西诗派已经逐步进入了创作高峰。到徽宗政和三年陈与义登上诗坛时，陈师道已经辞世十四年，黄庭坚也离世八年了，他们的传人江西诗派的创作巅峰（大观年间）也即将过去。当南渡前后陈与义进入创作高峰时，黄陈的传人江西诗派的主要成员也大部分离世。从年龄上看，陈与义和黄陈有一定的重合期，而从诗歌创作上看，他们就是隔代人。

调陈与义与江西诗派创作的一致性，认为陈与义是江西诗派的后起之秀，是江西诗派中的改革派，明显地对陈与义创作个性和审美个性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由于生活时代和个人经历的差异，陈与义和以黄、陈为中心的江西诗派诗人的创作心态存在很大差异。生活时代、创作心态、审美情趣的差异必然导致诗歌风貌的差异。陈与义的诗歌独特风貌是什么？与黄、陈以及江西诗派有什么异同？也需要进一步探讨。

三是“一祖三宗”的说法对陈与义在诗史上定位有偏差。产生这种偏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将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的依据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总的来看方回等人将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是因为他们认为陈与义和江西诗派的成员一样学杜、推崇黄陈，因此其诗风也与江西诗派相近。这与南宋中后期论诗强烈的派别和门户之争的风气有极大关系，他们的持论有明显的门户之见。这种偏差到底是什么？其带来的弊端又是什么？陈与义在两宋之交的诗坛上地位到底如何？也是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

本书以当时的历史文献和陈与义的作品为依据，将陈与义放在属于他自己的创作环境中，将宏观把握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从时代、社会、文化、心理等多个方面，对陈与义的创作历程以及其诗的思想、艺术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在此基础上，对陈与义与江西诗派的关系作一个全面的考索，辨析将陈与义纳入江西诗派的偏颇，对陈与义是否属于江西诗派做出自己的判断，力求对陈与义两宋之交以及宋诗史上的贡献、地位予以客观的评价。

上 编

陈与义诗歌的创作历程

陈与义生活在两宋之际社会变乱纷争、内忧外患交加的时代，其人生与诗歌创作也随之起伏跌宕。世事巨变和人生跌宕使他的心态、创作视野、审美取向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再加上诗人阅历、艺术经验的不断积累，其诗歌创作在不同的阶段明显地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关于陈与义诗歌的创作历程，历来论家都以“靖康之难”为界分为前、后两期。陈与义去世后，与其同时代的葛胜仲在给他的诗集所作的序中写道：“会兵兴抢攘，避地湘广，泛洞庭湖，上九疑、罗浮，随流离困厄，而能以山川秀杰之气益昌其诗，故晚年赋咏尤工……号为新体。”^①可以看作是两期说的滥觞。南宋晚期，刘克庄认为陈与义的“《墨梅》之类，尚是少作，建炎以后，避地湖峤，行万里路，诗益奇壮，遂以诗名天下”。^②楼钥也说：“参政简斋陈公，少年在洛下，已称诗俊；南渡以后，身履百罗而诗益高。”^③明确地提出了“两期说”。清人邓显鹤说：“少陵诗至夔州而始盛，简斋诗至湖峤而亦昌。”^④谢启昆也说陈与义“南行万里眼见宽”。^⑤以上种种说法大同小异，都强调靖康之难对陈与义创作的影响。当代学者钱锺书、程千帆、莫砺锋以及各种通行的文学史也基本持这样的观点^⑥。

从陈与义诗歌的总体风貌看，靖康之变确实是其诗歌创作变化的一个关键点。南渡后陈与义诗歌的取材、情趣、风格较之于南渡前有了巨大变化，大体而言，“两期说”是恰当的。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陈与义南渡前的诗歌，以贬谪陈留为界，题材和风格也有明显的变化；南渡后，以到达会稽行在为界，诗风也有明显的改变。贬谪陈留前，陈与义的诗歌以唱和应酬类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写景抒怀诗，诗风与当时诗坛占主导地位

^① (宋)葛胜仲：《陈去非诗集序》，(宋)陈与义撰，吴书荫、金德厚点校《陈与义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57页。

^② (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凤凰出版社1998年版，第8372页。

^③ (宋)楼钥：《简斋诗笺序》，(宋)陈与义撰，吴书荫、金德厚点校《陈与义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 (清)邓显鹤：《南村草堂文钞》卷二《古杉唱和诗序》，赵齐平《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⑤ (清)谢启昆：《读全宋诗仿元遗山论诗绝句二百首》，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845页。

^⑥ 分别见钱锺书《宋诗选注》、程千凡《两宋文学史》、莫砺锋《江西诗派研究》的相关章节。

的江西诗派诗风基本一致，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可以看作是其创作的初期。贬谪陈留后，他的创作主要以写景抒怀诗为主，诗人的审美视野和审美取向有了明显的转变，在取材和艺术上开始形成自己相对独特的风格，可以看作是他诗风的转变或创作的自立期。南渡后，在初期逃难的五年中，他除了创作了大量的山水诗和抒怀诗外，又写了很多雄浑悲壮的战乱诗，题材和审美风格巨变，标志着陈与义创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到来。到达会稽行在后，陈与义绝大部分时间都在朝廷任职，之后又有短期的闲居，生活也相对稳定，其创作又有变化，创作量明显减少，取材和内容又变得比较狭窄，进入了诗歌创作的衰退阶段。除了诗歌以外，这一时期还写了一些颇有艺术水准的词作。如此，则“两期说”就显得有些笼统，靖康之变这一天塌地陷的变故，影响到了同时代绝大多数诗人的创作，不只是陈与义一人，此说看到了社会巨变对诗人创作的影响，而忽略了诗人自身独特经历对其创作心态和创作实践的影响。如果把陈与义放在两宋之际社会动荡的大背景下，并结合他的人生轨迹来考察其诗歌创作的阶段性特征，我以为在两期说的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分为四个阶段。南渡前的创作可以贬谪陈留为界分两个阶段，分别为因袭期和转变期；南渡后的创作也可以到达会稽行在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为高峰期和衰退期。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这样划分的主要标准是陈与义诗歌取材和风格的变化，以他的仕履为划分标识，主要是从其生平的视角表达一个时间概念。同时，也想说明人生遭际对其创作的影响。第二，诗歌风貌特征在不同阶段的时限划分只是一个大致的概念，不能像诗人生平那样以某一事件为标志，可以分为独立的阶段。因为诗人遭际变化虽然直接影响其取材，但其心态变化、审美情趣的变化要有个过程。因此，其诗歌风貌的变化往往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后一阶段的诗风必在前一阶段有所酝酿，前一阶段的诗风又会在后一阶段有所延续。所以，这种划分只是一个大体的时间界限，而不是要把诗人的创作一刀切开，分为几个不相关的阶段。

第一章 辗转京洛：陈与义创作的因袭期

从时间上看，这一时期从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到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陈与义被贬陈留之前，共12年时间。这一时期，陈与义大部分时间辗转京洛等地，担任一些低级官吏，在诗歌创作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主要因袭了当时诗坛上盛行的江西诗派诗风，取材狭窄、用典繁复、风格生硬。

陈与义少年时代主要生活在洛阳，崇宁五年（1106年）17岁的陈与义进入太学，政和三年（1113年）及第入仕。^①他入仕前的事迹史料记载很少，《宋史》本传和张嵲为其所作的《墓志铭》中都说他：“天资卓伟，为儿时已能作文，致名誉，流辈敛衽莫敢与抗。”楼钥也说他“少年在洛下，已称诗俊”^②。陈与义在自己的诗中也说“少年多意气”（《冬至二首》），“少日争名翰墨场”（《感怀》），由此可以看出他少年时就颇有文才，但是陈与义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基本没有保留下来。

陈与义传世的作品，有年代可考者，始于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这年3月，陈与义以上舍及第，授文林郎，8月，授开德府教授，开始踏上了他的仕途生涯，在开德府任上所作的诗歌，全部都是和谢文骥、刘宣叔、吕钦问，周绍祖四人的唱和之作，这也是其诗集中有编年可考的最早作品。政和六年（1116年），陈与义解教授之职，归京闲居，宣和元年（1119年）任辟雍录，他在诗中所说的“四岁冷官桑濮地，三年羸马帝王州”（《若拙弟说汝州可居已约卜一丘用韵寄元东》），指的就是上述这段经历。这期间他所创的诗歌，基本都是与其表兄张矩臣、张规臣，弟弟陈与能，家叔陈振，以及其同年进士陈公辅、胡松年等人的唱和之作，也有

^① 白敦仁：《陈与义年谱》，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5页。

^② （宋）楼钥：《简斋诗笺序》卷首，（宋）陈与义撰，吴书荫、金德厚点校《陈与义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